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遺集

講義目次

卷一

卷二

乾初先生遺集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講義一

顏子好學解

或問顏子之好學何如曰顏子之好學反己而已矣所謂不違不惰者皆反己而已矣反己故常見己之過故不貳也反己故不見人之過故雖怒不遷也常見己之過故忘其善與勞忘其善與勞故不知己之能與多有與實故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非顏子之為謙也善下也

反己之學然也曾氏之三省可謂勤矣雖然未若顏子之至也彼故无時而勿省也无事而勿省也故曰今也則亡蓋弟子之反己者未有若彼之儷者也吾嘗聞顏子之言矣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舜與回之事至相反也而欲比而同之何也子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而顏子固曰有為者亦若是吾不知其所謂有為者何指也舉賢與放凶與嗟乎此顏子所以為好學之至而非常賢之所能及者也夫舜之所以為舜好學而已矣舜之所以為好學反己而已矣於何知之於舜之事親知之夫舜之事親可謂至矣耕

于歷山五穀之美者備矣漁于雷澤水族之鮮者畢陳于前矣陶于河濱器用給矣販于負夏遠方之珍味咸致矣然且年三十而不能有其室獨專心致志以養其父母弟而已矣宜父母弟之我愛而父母弟勿之愛也然則雖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雖舜亦可无疚于斯言矣而舜不敢也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即以舜而求㝵親易耳惟父母之意之所向而逢迎之雖頑嚚必喜然此諂臣媚子之為非仁孝之所欲出也且以頑嚚之親而又逢其惡也尚忍言哉故舜之㝵親至難也㝵㝵親焉可以止矣而舜又曰未也不順乎親不

可以爲子夫順親者使親心之喻于道也夫以頑嚚之親之未喻于道而舜猶曰此吾之罪也必烝乂焉而後歡即安然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又何足言哉所謂明物者明此而已矣察倫者察此而已矣此真格致之學而止至善之極功顔子之所遂企焉而未能者意在斯歟意在斯歟故顔子之所謂有爲者反己之云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嗟乎是故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于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此自反之

善者也雖然以觀于舜則爲斯言者猶與于溥之甚者也故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凡道之未至于舜焉者皆鄉人之類也由此言之雖三代之聖人其所以異於鄉人者至无幾矣而況其下此者乎或曰信若子言則顔子方終身憂之不暇而何樂爲陳子曰惟其能爲此憂也乃其所以有此樂也蓋顔子之學未必即至于舜而舜之遇適不若顔子顔子路先游聖門而瞽瞍不畏帝法斯固顔子之幸而帝舜之大不幸也知舜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則知顔子之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矣且

子謂憂之不復能樂者謂惡之不復有愛耶或曰然則舜進于堯矣乎曰惡是何言哉舜之道即堯之道也故曰堯舜猶病猶病者反己之无時而已也斯善言堯舜之道之至者也故曰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堯舜之道惟不自是而已而何異焉或曰顏子之好學與孔子之好學亦有以異乎曰雖堯舜以來至于孔子未有以異也而況親受業者乎

捷抄

學而第一疏畧

凡聖賢之書雖分章截句而意自相發明所謂時習之學決自學為人子學為人弟始矣君子雖无所不學要必以孝弟忠信為本觀下數章可見旨哉務本之言知學仁必先孝弟不當務外巧令之所以致慨也蓋内而省諸身更外而徵諸國皆不離此忠信敬愛也而況弟子乎賢賢章是言學一小結處重章又提忠信為主取友改過為功尤切要示人之語慎終无改以卒孝事温良恭儉以為學鵠孝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和不可過言行无失敬慎以求之切磋以精之知人然

後能正有道不失親而友勝己然後能信交來遠翼孝輔仁而大屬吾學也故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又何不己知之足愠乎如是庶可謂孳孳篤學君子矣

學孝弟習孝弟方可謂善學善習孩提之愛稍長之敬良知良能不待學習過此便須加學習之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便是學有間斷不能時習也若大舜之五十猶慕可謂能時習矣

程子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而謂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止有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甚誤孝弟而非性將悖逆反

是性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不學慮之知能反不是性更指何者爲性此等皆是程子言性大錯處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分明是孝弟爲仁義禮智之本矣

偃抄

懷德章疏

君子懷德不遠千里小人惟戀戀鄉土之懷然君子之懷德實心切儀刑非浮慕也小人大時依附有德不過欲藉其名聲以干寵利非是則去之惟恐不速矣懷土之小人猶不失樸陋之習懷惠之小人更不勝詭匿之情有德君子其足為人所懷者大慎防之毋徒為小人所賣哉

〔批〕極行

學易章疏

學易謂欲昇易之理於身非誦習之也不然以夫子之聖於書何所不讀而況羲周之舊文乎夫子已渾身是天道即渾身是易道猶不敢自謂已能而必待學以寡過者道固无窮雖聖人不苟自是也然則道豈易言乎易豈易言乎

校抄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得見不得見抑揚感嘆之間致思有恆之意於卒章三致意焉而讀者或未之知也故聖人之學本於有恆而有恆之道存乎務實實故可久於有恆矣難焉若夫无為有虛為盈約為泰雖欲恆得乎故曰難乎有恆此夫子痛切與醒人處學者惟无意為善果有意為善愈不可不務實今之學者大欲為善人行善事然往往務外好高莫肯切實循理素位而行故為善不終而善非其善故喪葬則欲厚于父母婚嫁則欲厚于子女交際宴會則欲厚于親知无

弗厚也則无弗善也顧每殫以力所不能質産盧貸而力不
從心則終之以薄虧祖父之傳業賤子孫之生理傷孝慈之
實違久要之義物窮而變遂與惡鄰蓋始焉厚所不必厚必
終焉薄所不當薄矣不恆之羞非其情旁埶則然也是以嘗
端木之貨殖而重闢其博施誅冉求之聚斂而彼非其子秉
宰予昧于從井微生傷于乞鄰輕脫舊館人之驂而重持賢
弟子之槨進晏之之厚塟安于輿之前喪参觀而尋中道故
富者絀俗從禮貧者絀禮從俗力則務實之理尋素位之義
行其於善雖終身焉可也烏有夫不恆其德者乎雖然斯言

也固流俗人之所樂聞而高明豕或多未悟孔子之嘆爲學聖人君子者發也倘不蒙賢者之深察而徒爲不肖者所共喜亦吾言之不幸矣夫

接抄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說

顔子之問皆切問也問其切于身心者而已矣而豈姑示謙下云哉我雖能而不知故問彼雖知而不能就其所知已足益我故不可不問苟切于己雖寡勝多焉能无問如非切己雖多无益又奚問焉古聖賢之學皆切實之學問皆切實之問雖牧豎皆我益何況同志昔大舜之好問好察夫如是此古聖賢之學所以異于尋常萬萬也如適京師者走一程問一程日日走日日問時時疑時時問必至京師而後已雖我之所閲者數千里之程途彼土人所及知者不過數里數十

里之境界然此數里數十里却是我足底最切要之路必不容不問者也何暇復較量于能否多寡之間哉即使身已到京而某衙門某衚衕某下處還須一一訪問雖經過數次猶恐認未明白尚須再問也而何能與多之足恃乎自起程至京凡吾所問不知已歷幾十百人此幾十百人之足必無我之轍跡此幾十百人之胸大必无我之原委然何可以此而遺彼也此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之說也切問故也如必求能多于我者而問之是非孔子莫問也而可乎親之鞠子也不能時遣之懷師之教弟也不能時聚之室三人

同行必有我師不賢識小子焉不學顏子之問乃所以為善學孔子也

書後

篇中以適京師為說者因近日朱康流書來云格致之不可不先辟如亂後而適京師風波荆棘不容不細訪其會云風波荆棘傳聞可畏徒阻行期不若親至其處相度而行果决意前往自有方法故走在京師路上雖至愚極蠢之人必能問訊必到京師若終日坐在家裏雖極聰明強記之人將兩京十三省路程稿子記得倒本爛熟竟夫何

益古人之學皆走在路上問路今人之學皆是坐在家裏問路者此古學俗學之別也弟欲先正修于格致者如欲格孝之理須先具極其要孝之心與孝之所已知者既竭力行之矣如是而有未通那是不致格如大舜之於田號泣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處正是舜格致憤悱之時雖天必來啓發之矣舜之底豫皆是一點孝心之靈通故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令人子自以為孝而不肯格致與雖格致而未至者只是不曾辦得大舜一副篤至之孝思耳心苟自恕何所不可苟吾心必不肯自恕自无所不用

其極矣今未正心而先格致恐不曾格致得自己不是先格出父母兄弟許多不是處也鄙見如此敢質之高明者

㩦抄

我猶未免為鄉人也

鄉人而君子之胡久不自覺也夫君子之與鄉人相去遠甚而烏知其實未免也可不察乎今夫天下盡鄉人也古今盡鄉人也而獨於其中竊竊然自名之曰君子固已與于鄉人之甚者矣故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異于鄉人也果且有異乎无異乎苟其名異而實不異也夫烏可不叒自審也彝之可傳可法庶免于鄉人則自彝而外其㝵免于鄉人者至无幾矣而況我之庸庸者哉自以為非鄉人而其為鄉人殢真終日非議鄉人而己之為鄉人益甚不為聖人即為鄉人无

中立之執學聖人而未至于聖人即其去鄉人而未遠于鄉人有至危之機則夫吾之仁未至于舜至易知也我之禮未至于舜所共見也仁未至舜即不可謂之仁即謂之仁夫亦鄉人之仁而已矣禮未至舜即不可謂之禮即謂之禮夫亦鄉人之禮而已矣蓋鄉人而横逆其惡易略鄉人而君子其惡彌隱竊仁禮之似以掩其垢而非刺莫入也尋横逆之敵以形其墩而聲施不絶也於是畢世適鄉人之外而衆與相忘夫且終身入鄉人之中而已不自覺人忘其爲鄉人焉猶可言也已不覺其爲鄉人焉不可言也非鑒以可法可傳之

肆則幾自昧矣嗟乎去鄉人不遠即去橫逆不遠去妄人禽獸不遠而猶終日橫逆人妄人人禽獸人乎雖欲无憂勿可得矣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聖人不求異故異有可有不可故无可无不可蓋伯夷叔齊有不可无可柳下惠少連有可无不可餘子大然皆所以爲異也而子則何容心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乎可則可之不必不可時乎不可則不可之不必可故曰我則異于是无可无不可正是有可有不可耳豈與夫隨俗浮沉者等乎學期自身无取相師學逸民失非逸民非學之善者也學一逸民失諸逸民尤非學之善者也昔伯夷不能以其所不可奪柳下之所可柳下大自以其所可善學伯夷之不可而設何疑于

後之君子者乎我乃彙逸民之全而去其偏得逸民之神而无其迹分而求之无一是逸民合而觀之亦无一非逸民也葢惟不求異于逸民所以獨異于逸民亦惟不求同于逸民所以兼包乎逸民也哉

乾初先生遺集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講義二

其為氣也　四節

氣无不善貴㝵其養而已夫氣之體自剛大也然不集義而助之長能无餒乎孟子若曰浩然之氣誠未易言也雖然亦不敢不一盡言之也人㝵天地之氣以生故吾之氣即天地之氣也至剛大者也而天地又㝵吾直養之氣而始實故盈天地閒之氣皆吾氣也塞乎天地者也顧剛大者氣之體也

道義者氣之理也理足故氣充剛大之塞天地也道義之塞天地而已矣故浩然之氣无非道也无非義也氣與道義其配合而无間者耶苟有間焉則道義非吾之有而氣從之餒矣【註】謂无是氣則道義大餒非是安所得浩然者乎其所以无間者何也集義故也此吾之得於內者也其所以有間者何也義襲故也此告子之失於外者也集義奈何有事而弗正弗忘弗助所謂直養而无害者也然能是者蓋鮮矣揠苗助長天下皆知宋人之愚而不知愚宋人者之未始非宋人也苗之氣本勃然生也揠之而槁人之氣本浩然剛大也襲焉而餒非舍則

助二者必居一焉則非氣之有不善而所以養之者誠未善也抑孟子道性善以勉人爲善而性之善无可指恒指情才氣言之故氣之剛大即性之剛大氣之塞天地即性之塞天地乃所以爲善也宋人之喻亦姑爲不善養氣者設此烱戒耳其實牿亡之後而平旦之氣猶然善者機也苟能充之於塞天地何有氣生生不窮豈與夫苗之一揠不復蘇者等乎哉故物生容有難移之質而斯人无可自棄之理要在善養之耳宋儒以有不善誣情才又以誣氣是廣爲自暴棄者開方便之門也是不以揠苗尤宋人而謂苗之氣有不善也學

者寧靡然從之噫亦大惑矣

樸𤇹

配道義解

丙申九月初八過吳志伊舘中值拈是題因謂志伊作文必須遵註更不論是非如此節書註豈可通耶孟子既賛浩然之氣剛大塞天地矣又恐人徒求之氣故又補出道義二字謂氣之所以浩然塞天地者惟其能配義與道故也若无道義則是虚氣耳故曰餒下節又恐人襲取此義故又補一集字必有事三句正是集義功夫意義節節相承今反云无此浩然之氣則道義亦餒是何語耶上節直養无害四字已含下三節意其曰配道義曰集義曰有事勿助長即承直養无

害四字而暢言之耳文理甚明胡相昧昧諸友皆宵而臨

文莫敢發揮一字

捷抄

舜明於庶物　一節

證存之於虞帝可悟知行之一矣蓋舜之於倫物知之也不易故其於仁義行之也不難然則知之即所以行之乎謂夫人惟行之之力則始若无所知而卒歸于无所不知夫惟知之之真則嘗若勉于行而實未嘗不安于行若是者一之至也一之斯存之矣其惟虞舜乎何則舜之育物可謂至矣舜之敘倫益可謂至矣然舜于庶物不敢自謂已明也惟不自謂明故能合天下之明以為明而其明也罔或遺舜於人倫不敢自謂已察也惟不自謂察故能合天下之察以為察而

其察也罔弗盡明罔或遺故處物而各當察罔弗盡故盡倫而无歉盡倫而无歉者仁之至也處物而各當者義之盡也仁之至義之盡前此者有之乎後此者有之乎夫仁義者古今之共理愚智之日用非自舜始之而自舜生之也而前此者无之後此者无之則仁義雖非自舜始而實自舜始之雖非自舜生而實自舜生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不㝵不獨推之虞舜矣後之聖人非无舜之仁義而未必能如舜之明察亦非无舜之明察而未必能如舜之不自明不自察者也故人但知舜之知在行前而不知舜之行又在知前蓋惟

其行之篤故求知也益詳亦惟其知之詳故力行也彌篤行之篤故求知益詳誠則明也知之詳故力行彌篤明則誠也一之至也一之斯存之矣

明察說

大舜一生兢業僅免于愚學問之事談何容易其明物察倫皆從兢業中來學者不察都認此節書是言性之之學作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解過直是說夢存之去之只分敬肆後恶旨酒五節皆是一幅敬守圖況虞廷開百代之道統具何許神力而漫焉抹殺遂使全章語意絕无頭腦爲可恨也舜於倫物萬分關切愛之也深而憂之也遠真是不由我不明不由我不察自然追逼到精一地位故舜之仁非猶夫人之仁舜之義非猶夫人之義直是仁義由舜而行非行仁義者也

如行路然舜是開路底人非遵路底人由仁義行是倒句法

精神全在上明察二句内中庸之誠則明明則誠正謂此也

其曰號哭旻天曰如窮人无所歸曰不可為人不可為子此

種志氣皆是明察根本令人遇小拂意便尒怨天尤人語以

自反即艴然曰吾无不是語以誠動曰雖聖人无可如何直

自暴自棄若此安得不流為下愚不肖乎

答性教問

或問子以大舜當中庸之誠則明明則誠然則性教可合為一人乎曰宜而不可自其得于天而言謂之性自其誘于人而言謂之教要之性不合于教則性鮮不失矣教不本于性則教鮮不偏矣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飢則知飢渴則知渴誠則明也知飢則食知渴則飲明則誠也誠則明者良知是也明則誠者良能是也其曰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夫猶是也自其自然者而言謂之天自其勉然者而言謂之人究之自然者不可不勉而勉然卒歸自然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孔

子大聖自云啟求造物无爲晝夜不息而欲盡廢思勉以幾
至道豈其然乎其謂不思而得者蓋不思而思思而不思之
爲不思而非一无所思之謂也其謂不勉而中者蓋不勉而
勉勉而不勉之爲不勉而非一无所勉之謂也堯曰文思非
无思也舜曰孳孳非无勉也是故擇執之中必有從容從容
之中不廢擇執天與人交相用之謂道

撓抄

存心章說

陽明子謂孟子存心章妄人禽獸等處尚粗此語最妙然病仍在自反而仁而有禮而忠不在妄人禽獸也惟其自反而仁矣而有禮矣而忠矣則並不暑不橫逆人妄人人禽獸人矣此正所謂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故末章又進以終身之憂而舉大舜為法此方是第一層學問正見孟子文章无破綻處觀其終身憂不如舜則知前之所謂自反而仁而有禮而忠而曰此妄人禽獸皆假設之詞非實語也玩有人于此數節文氣可見若曰君子存心惟憂不如舜

終身焉而已矣而遑敢橫逆人妄人禽獸人乎而又何自反而仁禮忠之足言乎元注存心章前數節文字猶著理相末節乃是化境并无理相矣　衡

量人已絕是鄉人情狀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孟子斯言直可以當慟哭矣孔門惟顏子能及此故子恒稱其好學若无若虛不施不伐豈有仁禮名相乎不遷不校豈有妄人禽獸形相乎所謂克己之學也舜自于田號旻以至兩階干舞皆用此法惟顏子善學舜惟孟子善學顏學顏孟者盡于此一細勘之便終身受用不盡

書後

或曰然則舜又何以誅四凶乎某曰善如子之問也故天之生聖人也匪為其身以為天下也故害在天下雖岳薦之顯侯必誅毒加一身雖謨蓋之傲弟不怨公私之間而已矣蓋惟不恤一己之私者而後能憂天下之公故曰仁者必有勇使顏子而為邦有不斷斷倭人之黠乎哉于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不然直是一忍辱頭陀伎倆耳又何以稱仁禮之宗而為天下後世之所可傳可法者耶

接物

盡心章

觀大賢詳言盡心之功而學者可以反求矣蓋存養不二盡心之全功也而天命性在其中學者何外馳哉古有謂性爲天所命者非推高之詞也正欲合言之而使學者反求諸幽獨之地焉耳而時士不察遂謂學不知性則无以明吾心之體量不知天則无以見吾性之本原于是言性者紛紛言天者亦紛紛而說何從定哉吾向曰大嘗言天矣曰物必有則而世猶疑究曰又嘗言性矣曰人无不善而世愈疑焉嗚呼其夫弗思而已矣流極之運不足以證大同反乎本心之良而

後知智愚賢否之所以合一端之心不足以明大備底乎躬脩之粹而後知天地民物之所以由賅（注盡心二字是合知行徹始終工夫即下存養不二是重講二股乃見詳畧之宜）天下而无盡其心者也天下而有盡其心者豈復疑吾性善之說乎哉而又何疑生蒸民之天已哉故窮然而高者非吾之所為天也反之吾心與性而天在矣皇然而對者非吾之所為事天也容之存心養性而事至矣然夫有无可知何者死生窮達天之所命弗能強也是故孔周同道不同位舜顏同學不同年自疑者君子達觀者息脩而盡心以脩身者則不然存心則存之盡養性則養之盡矣

壽不貳況窮達乎知天者不言天知命者不言命脩身以俟所以立命而豈任命者哉則豈任天者哉而不惟然也且不敢任性不敢任心者能不任心者能盡心者也嗚呼至矣

葬書自序

昔孔子嘆中庸之德民鮮久矣夫中庸之德豈人所不知不能所不屑知能也夫以孔子之聖七十子之心說誠服而顏氏子之喪門人欲厚葬夫子數言之而莫之從也況某之戔戔者哉吾比於諸儒語多所駁正理極平實而學者率望而惟之不亦宜乎惟論葬諸書士或稍稍許之要多丞歲之文繁冗未及删定因茲春有葬社之役故復裒正同人而及時於葬深埋實築八字尤是某言葬綱領知乎此而推之日

用事事求實理實益不苟循虛名即違道不遠矣豈

惟葬然哉

乾初先生遺集

葬書目次

乾初先生遺集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欽瑋編校

葬書上

葬論

葬死大事也古人甚重之惟恐不及時焉由今人言之則若古人之甚忍於其親何惜虛堂尋尺之地不使死者稍留而務速棄之重泉以為快哉嗟乎此人心之所以亡而仁孝之道息也夫孝子之仁其親也非惟不忍葬也且不忍殮故三日而後殮三日之内

無時不望其親之復生也三日而不生不生矣不生然後殮之殮然後殯之殯然後葬之遑遑然務日遠其親也者為遠諸哀痛之心不忍之至爾也始不忍歿者之露也為之施絞紟以掩之猶未安於心也為之棺以掩其衣殯之於阼以掩其棺又以掩之之未固而弗可以久也為之葬於墓以固掩之記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予曰非也人子之所不忍見焉也掩之誠是也則何為其不掩之又掩也故先王之制士喪也必踰月而葬謂是喪之中庸焉耳前此

焉則時力有所弗及後此則以爲怠而罪之大夫之必三月而葬也待同位之至也諸侯之必五月也待同盟之至也天子之必七月也待同軌之至也故雖天子之貴無踰年弗葬者有之必國有大故焉或君讐未報國賊未討則不葬非是而不葬則春秋書之以著其忘親之罪蓋若是嚴焉今則非但於此已也有數十年不葬者有數世不葬數十棺不葬而終於不可知者一朝失火朽滑灰飛或遇水灾漂流天末崇禎之戊辰浮棺蔽河子孫莫能辨焉其入大海者

更浩淼不知其所往矣雖曰天數謂非人子之焚溺
其親吾不信也謂無財耶苟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
棺而窆豈有非之者哉謂無地耶以浮生之多故所
居則必有寢室焉爨室焉米薪之室焉猶不能無交
游賓客之往來也則又必有客館焉儒則有書室焉
農則有圃場焉猶未聞無地而給之死者所須不能
盈丈爲云無地謂無善地耳固已夫形家之言謂地
有不善謂天亦有不善耶天無私覆故雨露之施不
擇物物之材不材自爲枯榮焉非天有意枯榮之也

地承天施亦猶是耳人之善不善自為禍福焉非天與地能禍福之也何不善地之有藉曰有之於艸木則有之艸木本乎地非得土氣則不生故不無瘠美之地之異焉人本乎親故善人常生善不善人常生不善地安能為譬植根莠於腴土不能使為嘉禾種梧梓於磽土不能使為荊棘也艸木且然而況人乎或曰地能移人如北人常强南人常弱非地氣然哉應之曰若子之言也者生人之地也吾昔之所言疚者之地也譬之艸木當其發榮則瘠美之地不無異

態反乎黄萎歸之泥土則均之朽腐耳又何齊美之異之有哉曰父母之於子一氣也故雖死而得氣則復能蔭其子一氣之相感不可誣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雖父母之愛其子無生死一也固也雖然則死父之愛其子未若生父之能愛其子者也今生父之欲貴其子也必為之聘名師擇良友飾華館聚羣書所以脩其子之學者無弗至也然其子視詩書如仇讐夜半踰垣而出走則其父椎胸頓足而無可如何欲富其子也則為之欲勤敎儉以身先之而其子竊

笑也穴地複墻以遺之金而不足當樗蒲之一擲也欲其子之多男子也爲之妙選不妒之妻博置宜男之藏而終勿能育也則勿能育也雖生父無奈何耳惡有其骨既朽而反能化頑子使慧乞子使厚殖不宜子之子婦使宜子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且父母之於子也賢者愛之不賢者則不愛也有常愛惡焉今形家之言曰吾能轉移人禍福如反掌則又能令尋丈尺之朽壤忽變易其親之情性而愛其所不愛使不善子獲休祉焉不愛其所愛使善子蒙顯禍焉有

是理歟故堯舜之於子非不愛也后夔之教非不善也然而朱均皆不肖焉故曰天也故天之所制雖堯舜之為生父而不能善其子循形家之言則地之所制雖桀紂之為成父而必能善其子理之所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世莫之悟爭地而仇鄉黨爭利而仇同氣速獄速禍破家亡身者有之異端之害未有過此之毒者也不亦痛哉或曰形家妄言禍福則誣甚矣或委親骨於非所而水浸之螘穴之亦無不可歟曰不可不可則安能無擇擇則安能不待歲月慎

道也子又焉得而非之曰人子之於親無之可勿愼也死葬宜愼生養宜愼雖愼養必三餐雖愼葬必三月愼養非廢食之謂也愼葬非停喪之謂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誠信焉之謂愼矣如不可以三日而勿殮也若之何可以三月而弗葬也螘之穴也淺故也水之浸也虛故也深坎而實築之奚水螘之足患愼之又愼再月而畢事矣豈必優游積歲之後然後云愼哉故古之君子有故而弗葬三年之外服不除今之君子冠服燦然飲

食衎然言笑晏然忘之而已耳而曰吾慎大事焉誰
欺乎庚寅三月三日吾妻歿四月二十六日得祔葬
先人之墓雖吾謂已後矣而議者猶以為太驟也或
曰今年癸丁向煞不利利明年或曰葬宜以臘月今
方夏熱不宜葬或曰葬宜從農人之暇今蠶工未休
麥秋將至時使謂何耳或曰自子之娟病而歿子之
費多矣吾始見子之賣婢矣多方以貸矣近又見子
之鬻田矣盍姑弛葬以息之哉或曰子之家丁口繁衆
辛爾舉事無妨害乎子素仁于物者即不自憂獨不

為近墳居人地乎或之所以為我謀者悉矣其愛我可謂無不至矣而吾弗能從也解之曰古之葬者皆有月數弗可易也如必擇年而葬亦必擇年而死歟必擇月而葬亦必擇月而死歟古人之重喪也雖賤者之喪不以從貴者之暇故君之於臣也雖當祭必撤以臨之今吾縱不德抑不幸而有婦喪奈何欲使從僕人之暇乎吾之費誠多矣推子之言不如無死死喪非得已也吾惡惜諸丁口繁衆人之所謂吉祥也而適使死者不得葬不祥孰大焉脫又幸而獲百

年之壽子孫逕百十餘口又安得無妨之日而葬之
雖吾之愛物不如吾之自愛也吾知向熱之說之妄
也而斷行之又何疑於物治移之位定葬師不敢搖
其舌豐儉之禮均工人無所銜其能兄弟一心子姪
宣力不亦善乎或曰善哉子之適逢其盛爾也雖然
亦有道乎曰有之不聽葬師之言則兄弟和兄弟和
故不約而固矣無求福之念則精神專精神專故不
戒而戒矣葬為死者非為生者為死者則哀痛之心
同而財力聚矣非為生者則私意無所容而議論息

矣然則地固不必擇乎必擇乎田古人之營國邑也則景度之龜正之葬地則未之聞是故公劉荒豳而相陰陽姬公營洛而卜瀍澗絳土深厚實利晉國長沙卑濕卒傷賈子即向所謂生者之地故亦未能無擇焉若葬則必於國都之北若鄉居則於所居之北記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兆域有常又焉用擇成子高曰吾生無益于人死可以害于人乎吾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君子以為達程子曰擇葬地當避五患使他日不為城郭不為

道路不為溝池不為勢家所奪不為耕犂所及若由是觀所謂擇擇人之所棄者而已非今之所謂擇也古之族葬者曾元而下無弗祔上也其圖足考也其文足述也必勿可容焉而後擇擇近不擇遠擇吾之所有不擇人之所有近山者於山無山者於地之高燥者化水者擇之道近是矣他非所敢知也或曰吾子葬婦雖不擇年月擇日時矣當擇乎否乎曰非所謂擇也姑立之期焉以告之於神與人以要其成也云耳吾始與衆約曰廿五夜乃發既而疑若雨者遂

先時發柩至墓也而後雨衆大歡悅不擇時之效也
佁吾又擇二十日蓋厰如期而往雨甚勿可蓋也吾
强使蓋之僕人大病厰成而雨止擇日之害也按葬
書忌用己亥日而春秋書己亥日葬者十餘見擇日
乎禮稱夏后氏尚黑大事用昏殷人尚白用日中周
人尚赤用日出大事喪事也擇時乎春秋書定公之
葬檀弓記鄭簡公之葬不擇日時貽然可睹矣然則
福禍之說何自起乎皆妄者也曰起於葬師之欲賄
也彼知人子哀親之心必不勝其避禍邀福之心也

而夸其辭以動之則重賄立至不虞夫愚夫婦之終惑其說而不悟也非惟愚夫婦爲然也賢知之士皆終惑之而不悟也必謂之不安乎則在大孝之卒章矣曰大德必受命夫德莫大於孝親人子之於親也藁掩不已至於禮葬禮葬不已必求善地曰如何而水弗能浸也螘弗能穴也艸木之根弗能入也盜弗能相也百千禩滄桑弗能變也如上文辟五患用心如可是不謂䀢無形聽無聲者哉雖受福于天乎奚不可故葬而獲福仁孝之所感也理之所或有也福可必而後

葬者愚者之自誣也理之所必無也仁不仁之相去不可同年而語矣推孝子之用心若可以殺其身而安其親無辭為之推今人之用心若可以播越其親而利其身與其子孫亦無辭為之是天之所甚怒而欲禍之者也何福之能生於乎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文成以示黃山諸子諸子曰辨甚矣然朱子宋大儒也嘗言之奈何曰家禮朱子所定也其論葬甚悉前引不擇地不擇年月日時諸說情見乎辭矣它見于集中者或其蚤年所論著非晚年見道之文又或其

及門為之曷足據乎君子行之也雖日用細微之事必求其理之所有與理之當也而後為之則吾心始安而夢寐亦適寞昧昧也夫孔孟之說所以至今不廢者惟其是而已非以其名已也苟非耶雖孔孟吾猶違之何有於朱子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所以學者必先致知否則未有不為所惑者諸子曰唯唯又曰堯舜之聖不能違天天若是定乎曰善哉吾子之問非天定也天之於斯民也猶父母之於子燕弗愛也況天之於堯舜之子也使其克肖天之祚之必

百於舜禹焉可知也然而不得不之於舜禹者朱均
之自為之也非天意也理也勢也理與勢定雖天其
孰能違之故曰天下勢而已矣又曰天者理而已矣
猶堯舜之愛其子也亦百於舜禹也然而不得不傳
舜禹者非堯舜之心也理也勢也堯舜之所以為堯
舜即天之所以為天故曰聖人也由是觀之我而不
肖則不肖矣雖有聖父不能為之庇焉朱均是已我
而聖人則聖人矣雖有凶父不能為之累焉舜禹是
已故父母也天地也君師也一也其心皆欲子臣弟

之為善者也然而非父母天地君師之所能為也在我而已矣我之心定即天之心亦定矣舍我而求諸天地曰必蒼蒼地必黃黃道必鈴記辟之必擇堯舜以為吾父無論堯舜之父不可必得即幸而得之而已不若瞽瞍伯鯀之為父萬萬矣夫何益故擇天地不若自擇

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可謂審所擇者矣

接抄

與同社書

某迂愚之性不通時俗至於葬師之說尤夙所痛心每欲積其愚悃以相啟告所以遲之歲時未敢即達者猶懼無盈缶之孚而有騰口之誚未足相感祇益煩囂故不為耳既又以為忠告之誠終鬱不宣捨之久要不能無恨輒復率言之惟留神並省弟謂吾輩自讀書談道而外僅可宣力農畝必不得已醫卜星相猶不失為下策而醫固未可輕言何者卜與星相雖非正業而與臣言依忠與子言依孝庶於人事可

隨施補救即有虛誣亦皆託之空言無預事實醫則生殺在手事係頃刻聖醫若能不殺人次則不能不殺人庸醫則殺人無算今之醫者率出次下故未可為也若夫葬師之聖者僅足比醫師之庸者但有不及無或過焉何以知之醫之道險矣然十人為醫得裕後者猶得一二至於葬師雖百千萬億中未有能善其後者此百千萬億中豈無一人明通誠懿洞陰陽而盡忠計者而天胡罰之若此之必也蓋居心雖淨而操術已乖信妖人之偽書廢族葬之良法以無

為有以是為非隔絕天倫廣廢耕地下亂人紀上干天刑理之必然何足深怪弟獨以為周禮族葬其法甚善聖人復起必不能易何者違親而即疏人子之大戾也棄有用為無用生人之大殘也辟如造一石飯可飽百人一人食之即棄其餘天之殺之必不旋踵矣又如狹小父母之居自圖安便棄而之他終身不養必共指為不祥人矣今徇葬師之論則必不免二者之誚矣聖王立法惟有罪者不得入先人之墓今奴者何罪而必欲奪其父祖乎且欲以一人之朽

骨長掾數畝之腴田其塋封開廣者或更至數十畝苟此俗不變地何以給民何以堪此何異暴君污吏之多為園囿洿池以害民者乎顧古之為暴者國止一君今之為暴者一鄉有數十師一師所數十墳古之園囿君可公之於民今之墳塋父不可公之於子每一抔目平原曠野壟樹彌望率皆沃壤耕夫拱手民業日促可為寒心夫辟萊任土猶犯王誅以此絜彼功罪之相去又不翅什伯千萬矣故明知之士不以死傷生誠達於分義之至也傳曰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故生者與生者為類死者與其死者為類故生既聚族而居死亦聚族而葬此陰陽之理百世不易之常道也今約而計之十畝之宅小大內外寧容百人曾不以為隘死者無所復須不過容棺動靜異宜當倍縮于生者而所費之地更百於生此何義也作俑無後故天罰之加獨慘於葬師誠不可不懼所誤兄者不過此幾種葬書耳第豈謂無其書耶尚不惟其理惟其書則丹藥符水蠱獄呪詛諸妖異之術皆有其書苟信而行之必為天下之大妄人矣葬書無慮

數十種大抵以璞爲權輿弟觀璞傳載璞之文賦箋
疏與其行事詳矣所譔註更數十萬言皆有篇名而
不及葬經其譎詭幻迂之術亦時發露並未言其能
相葬地也但云爲其母卜葬人以近水爲疑璞曰此
地不久將變爲陸又爲人卜葬謂不出三年能致天
子之問後無不驗其言葬者止此二事要皆卜筮前
知之學非謂地形宜有此應也後人遂以其工葬術
緣飾成書謂璞所作大可笑矣璞博聞宏藻爲中興
詞賦之冠葬經鄙陋有目共見後此之作柳又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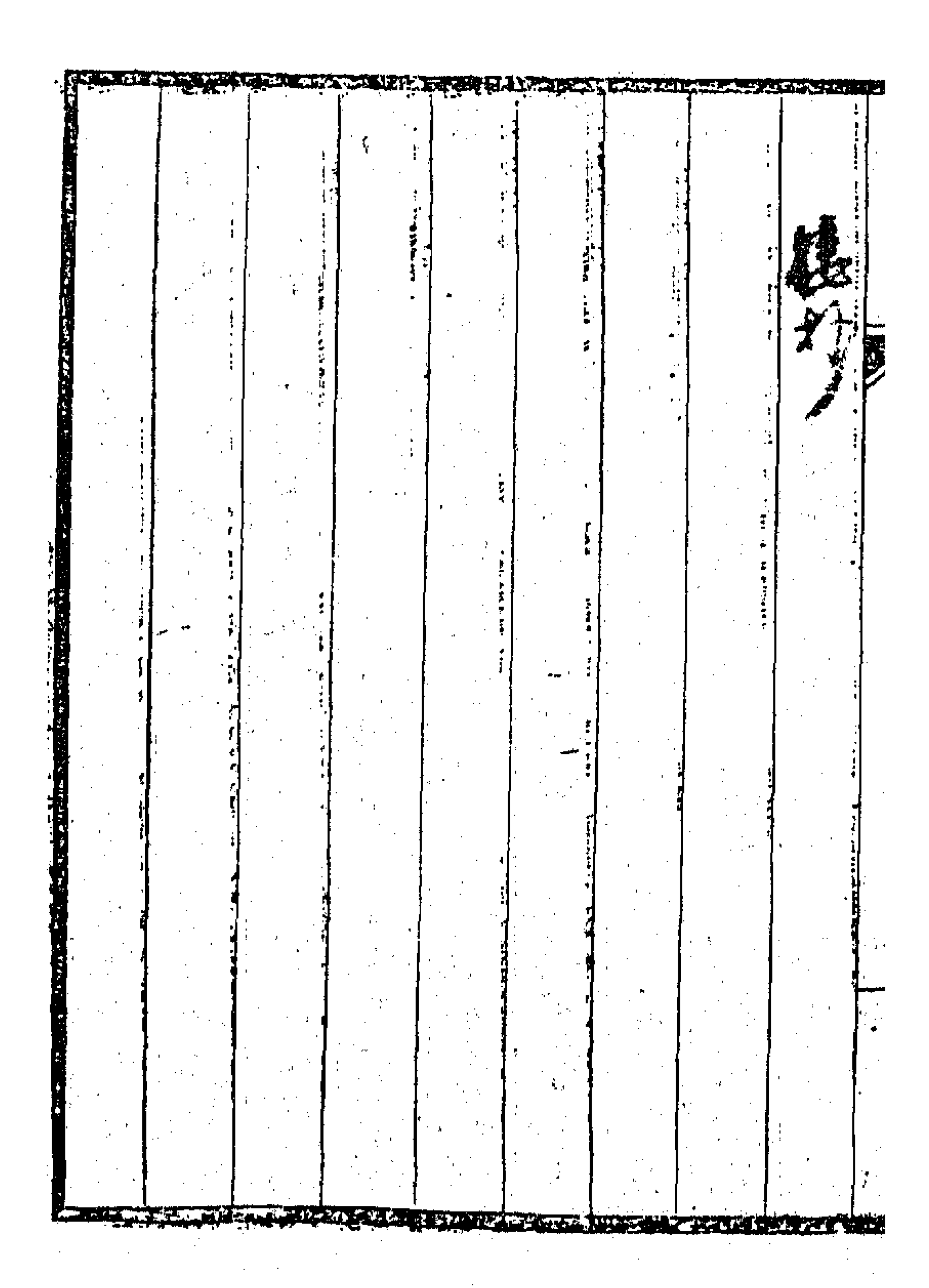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於大聖人之所刪定者而尚云爾況夫妖偽之徒無知妄作者乎此君賓先生所以欲奮然疏擧而盡焚天下之葬書者也壯哉此志功不在孟子昌黎下矣至紫陽論葬壽皇一書極爲迂誕賢者立言何可不慎然觀其末年裒集家禮最爲折衷其論葬法甚悉不一及形家言中間詳引古人葬不擇地不擇年月日時其意可見吾儒尚友前哲讀書論世當有會通之觀不宜以一偏之說而遂蔽其至公之論也弟嘗有云豈惟朱子就使孔孟

曾言之要當與力爭非好勝也理之所無不敢違心而阿古也若乃家運之有興廢謀為之有成敗壽命之有短長息肖之有繁耗或由人事或由天命禍福之機何可深論必欲一一準之葬地則愈惑矣今如有人于此當其得勢益彰則交口而譽之曰斯人也有某善某善某善是宜其至于此也就而察之則夫人之所謂某善某善某善者固亦未始盡誣也及其失勢無聊則又交口而毀之曰斯人也有某惡某惡某惡是宜其至於此也就而察之則夫人之所謂某惡某惡某惡者又亦

未始盡誣也而一人之身榮辱殊遭則善惡頓易雖百其口何以自明矧茲塊然者復焉能分解令從事後而論於其子孫之盛衰定其先塋之美惡其誰曰不然而有識之士則已撫口而笑俗之愚陋乃至於此不謂吾兄之明達而猶未離此惑也兄自以誠心質行可不愧幽明不知吾兄必不忍欺人而古人則先以欺兄則亦猶之兄之欺人而已如某年某家某地兄偶見言其可用豈有成心而聞者欲之遽興兩家之訟則可鑒矣何者吾本無誤人之心而已不能

無誤人之事故也必欲行之莫若勸人合葬祔葬勿輕造新墳勿妄言禍福如是行之期年必可以盡前愆行之終身兼可以宏後福似於迂愚之心實有所見苟必不吾聽則弟之所深憂而大懼者正不止吾兄一人之身而已也使周禮族葬猶為可議則武周不稱達孝而其子孫亦不當享卜世卜年之祚矣使分葬之爲是則今之孝者皆過武周而葬師錫類之仁亦宜福祿綏之子孫保之矣今以元聖定制福祚之宏長如彼以妖師變法殃罰之明必若此何去何

從至愚能辨曾讀書明道之士而未及此乎今觀人家舊墳往往無曠倘得脩族葬之法自今而後當可數十世不造墳塋德莫加焉利莫大焉何故棄之而新是圖以吾兄夙有聖師之譽人之聽兄必百于弟故既深論葬師之必不可為而又進望吾兄為族葬之師也使此法果有禍敗其願以一身受誤天下之業報所不敢辭敬以所集族葬圖說并聽說數篇及與張元岵書具錄呈覽並前所奉葬論俱賜詳賸餘尚容晤盡臨書不勝翹切



與張元岵前輩書

久疎道範貪悉教言反費郇廚遂致饜飫詩不云乎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感佩之私何可云量僕辱先生忘形之愛恣其愚戇酒深耳熱益發狂言歸寓思之不覺汗浹坐間昌言族葬之善時蒙許可輒錄所為圖說并臆說數篇奉正族葬之禮得復脩行於世道大有裨益今人一惑於葬師二蔽於習俗與言族葬反滋駭笑粤犬吠雪蜀犬吠日庸愚罔識各是其所見譬如乙酉七八月閒鬧某所有一被髮之人便呼

然巷議頃聞杭城有南冠而猶徉者則又羣然異之以恠為常以常為恠世人眼孔大率類此氓之蚩蚩安可與論道理也夫婦分葬今人亦知其不可夫婦既不可分胡為父子而獨可分乎父子既不可分則子之子孫之子何莫而非父子也者生欲親之死欲離之於情於理未見其可為人子者不能仰體吾親靡瞻靡依之情而妄生揀擇使子父異域或隔數里或數十里或至不可道里未足以安親魄而先以傷親心謂之為孝竊所未解議者或曰求福之說固繆

癡愚速朽之言亦非聖教惟是預遠水蟻以安遺蛻斯則仁人君子所宜用心此言似之而實非也地之美惡實不可以形求愚誣之師百無一得盡心營葬水蟻自遠且祖塋亦前人所愼擇今昔之知不甚相遠苟其祖安之其父何獨不可而遽生厭棄舍此就彼未能相勝徒益紛更浸成藥舍吾見其不孝而未見其所為孝也蓋人子之於親愛敬之誠無所不至然亦有限制不可踰越故曰必葬之以禮禮也者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吾遵昭穆之位無顧外之求而

塋封高厚加意慎固子心亦可以不恨必欲各私所生而不自知其或陷於非禮則當日之歌雍舞佾皆為尊榮其親之事子又烏得而非之善夫高景逸先生之言曰門人厚葬顏子子路使門人為臣此二事夫子何皆以為不可於此可驗天理嗟乎禮有所止豈惟師友為然哉今夫坐之安於立也誰不知之然父坐則子立矣為之孫者雖甚愛其父欲其父之不立而不可得何則分定焉故也今必曰是吾父也我將使大正其位而不暇復顧其祖則必且祖父交怒

於上而爲子孫者之罪終不可解然則今之所爲孝者皆不孝之尤者而已矣至於屢發洩氣之說誣惑彌甚驗之地氣以屢發而生不發而死今夫桑穀之土一年再墾加以粗耰耘耔之勤然後桑蔭廣而穀實繁一年不墾則桑穀盡死此其驗矣彼以生物承生氣故論然耳若夫朽骨入土即同講斷尚何氣之云而當慮其洩乎且前葬已開不嫌其洩則後葬既掩亦當復完去舊數武穿不及槨何嫌何忌而人子惑之逕爲平中之論者則曰葬師之說固不可惑亦

不可廢此之鄙謬益不可言既曰不惑又曰不廢不廢即惑義無兩可每讀武帝紀至羈縻勿絕與遇其員未嘗不啞然而笑謂絕是一幅癡人小影今之議者得無類此蓋族葬之禮行則葬師之說廢葬師之說行則族葬之禮廢此必不兩存之勢稍爲章制以致濫觴五十笑百可爲明喻先生其更一詳究之茍吾言不謬便望大聲疾呼徧告同志倘有遵行爲德無量僕人微言輕不足取信得先生一言勝僕千言萬言葬師必無後歷有明驗此損地傷家分離人骨

肉而重其罰也苟反是而行之必有百世之慶仁者豈無意乎

乾初先生遺集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葬書下

甚次

今天下異端之為害多矣葬師為甚佛次之老又次之夫佛老之為異端信矣然愚者惑之害於財已耳知者惑之以枯滅自廢偏私傷道已耳罪未至于暴人骨（待地不葬或設聽遷）析人父母（分葬）啟爭速獄家破親離（爭地則親友為仇爭利則兄弟相惡）禍若此其甚者也夫佛之以苦空

為行則猶然善也老之以清淨無爲爲事則猶近於治也佛老之書猶賢者之書也誦其書而服其教者猶時時有賢者之人也而儒者攻之至不遺餘力焉若葬書之倍叛失理尤非佛老之書之比而儒者莫之辨葬書誣矣葬師又甚焉而儒者莫之黜又豹勸爲之戒夫樂大禍而憂小患不思去其剝膚者而隨聲以吠其至緩者眞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亦不知類甚矣然則有同焉者乎曰有其妄言禍福則同故凡書之言禍福者皆妖書也而葬書爲甚

凡人之言禍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師爲甚

後抄

族葬五善

骨肉完聚死而有知無怨離之鬼一也不費耕地二也族葬則昭穆不紊而位前定可不需時月擇葬則位不前定而美惡亦未有速決之論也則不得不需時月或問地他家茫然無主或兄弟爭利永歲不決方其議定而父母之骨已敗而不可舉矣族葬則否三也擇地而葬費主有無厭之求地隣有刑傷之害勢家有攘敓之患臨事有攔阻之虞變故百出則不能無爭故未葬而先破其家者有之族葬則葬師地

主俱庶所倖其大利而紛然之變息矣四也墓祭非古也分葬而祭則費愈煩禮愈瀆一父母也有父墓有母墓又有繼母生母庶母之墓推而上之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往無不皆然每至寒食十月朔子姓奔走十數日猶未得止族葬則數世之墓一朝而畢祭不瀆不煩五也

㙘抄

利害

按禮古無不族葬者而今之人必擇地而葬吾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於禮有國墓邦墓國墓之葬雖異姓之臣咸得陪葬故齊五世皆反葬於周邦墓則吾之所謂族葬者也然而古者天子諸侯之祚皆數十世不絕卿大夫皆有世祿于朝慶流子孫富厚累世以視今之滄桑旦夕者則有間矣何古者無擇葬之智而常倖今人所謂善葬之福之厚之若斯也嗟乎冤哉吾聞之勞多而德厚者流澤遠不然反是於葬

地之美惡又何有焉吾即巧誣曲飾以徇葬師之論而謂如今日之某富某貴盡由某葬之善若操券而取焉而其所謂富與貴者猶未必如古人之遠且大者焉然而吾向所謂擇葬紛然之害則已令人獨受之矣夫同其利而獨其害愚者不為也况於獨其害而又未必同其利者乎賢者宜何去從焉亦可憣然悟矣雖然利害之說吾猶為世俗言之也吾之心以為茍得盡同今時之士循循焉惟古昔之從心志定而禮俗美無爭於世而無疚於所生雖永絕吾富貴

之路猶欣然爲之况又盡辭今人之害而其不可知之福則又與古人同聽之未定之天者也然而弗爲則雖欲謂之智不可得也

檮杌

趙季明族葬圖說

季明曰以造塋者為始祖子孫不別嫡庶以年齒列胎穆曾元而下左右祔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比妻穴退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妾無子猶陪葬廣愛也葬女殤之右其黜與改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不還與前夫合舉貴以例其餘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居成人之位中下之殤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殀也如弟先葬不留兄穴預期兄殀男女異位法陰陽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

趾之向尊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嫁女還家以殤穴

處之如在室也

族葬圖

后土壇 墓祭祀后土於此

北

祖後空三步不葬

祖

昭

東 空九步 或六步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穆

西 空九步 或六步

一 二 三 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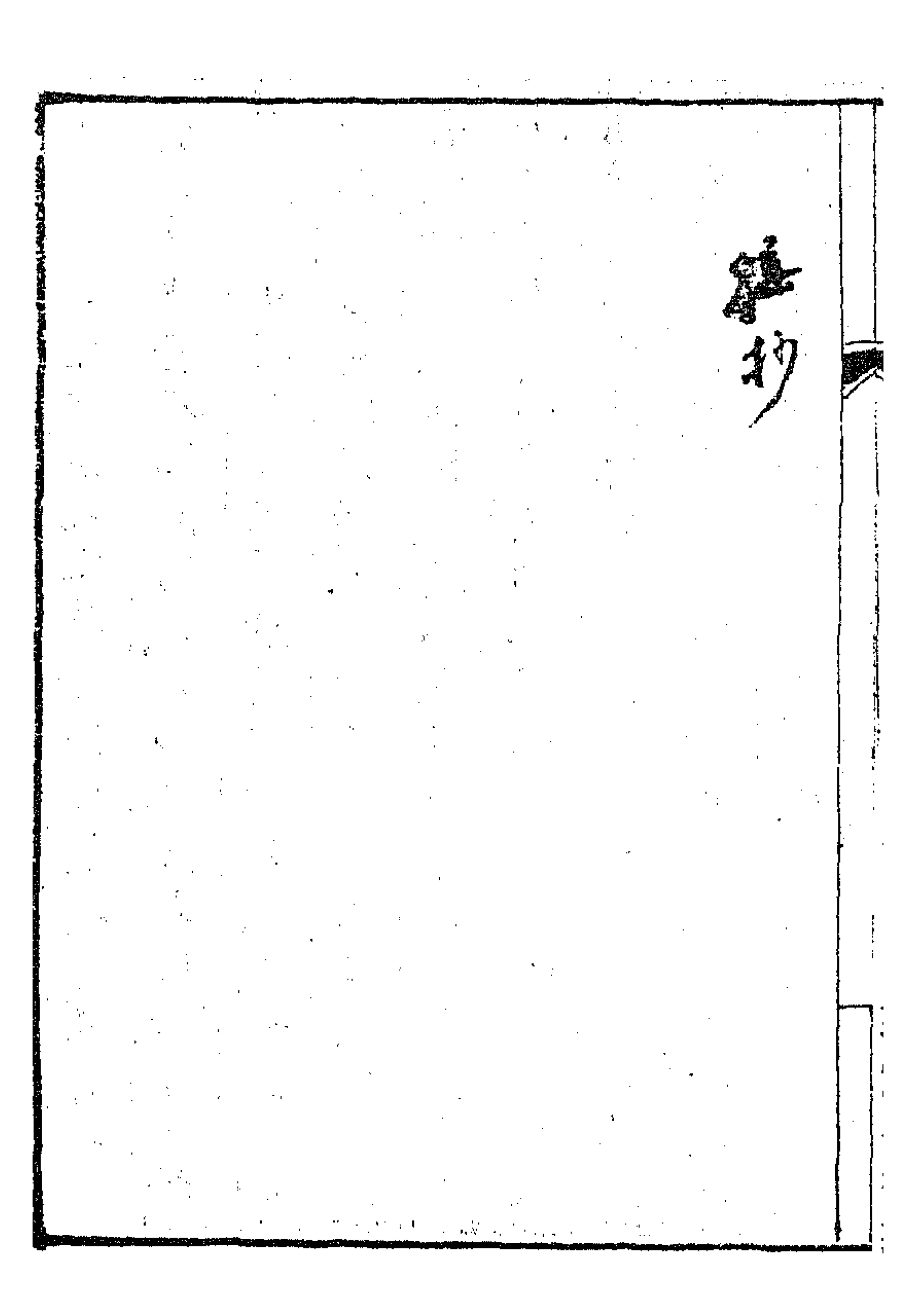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四 五

祖及昭穆皆北首一向

神道路東西濶五步

南

餘霞軒鈔本



深葬說上

古之葬者必深今謂深則有水此愚之甚也始則去深而淺繼且去淺而浮俗名培土葬舉世靡然從之去葬之道遠矣葬者藏也深則藏淺則露深藏則安固淺露則傾圮必然之道彼愚不知獨以深則有水夫地中有水豈曰無之故人死則為泉下人此非所宜慮也然實則土虛則水故葬法無取寬虛貴狹實則無所容水矣某詳求古人死不欲朽之義於棺外加槨又錮以深土意極周密蓋凡藏物之道氣固則

完氣淺則敗於尋常藥醫猶然而況藏人之道乎今棺木之取於沙材者何耶以其久積谿沙之中陰寒之氣結而不化其堅如石更不復敗也則棺木之性喜陰寒不喜和暖可以明其理矣故深山中嘗有松化石又松脂入土千年化爲珀亦此理比年吾里犬山外海沙中坍出宏光元年淹死鄭兵衣帽完好膚色不變又漵山下坍出古邨落街路井竈宛然更多石蟹某於祝二陶齋中索得一枚玩視之甲螯臍眼皆具有硃砂香按本艸石蟹出南海只是尋常蟹耳

入寒土不能轉動久化為石性凉能明目又有大木橫出沙中皆不知為何代時物凡樵木性最易朽而在深沙中反以堅久蓋生死之理不同故也生木向陽則榮背陽則凋斷木入深土則完出土則敗人亦有然生人欲其和暖亢人欲其陰寒和暖則生人之血脉流而滋榮陰寒則其死人之血肉凝而不化理固然矣今殮法用水銀又多置盆水以陰之即此意而形家論葬欲取生之乾暖者此何理乎求乾而不得則淺之求乾於深而亦不得則更浮之浮露則氣

洩氣洩洩則遺骸速敗孝子仁孫之所以拚其親者固
如是乎習久難變莫覺其非愚俗何尤用告明者

穩村

深葬說下

夫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惟君子為能權利害之多寡輕重而不蔽於一偏斯已矣故利一而害百君子不趨其利害一而利百君子不辟其害深葬之有水此或未能辟之害也而利故未可殫也狐兔弗能穴也螘弗能垤也盜弗能相也竹木之根弗能穿也雨暘燥濕之氣弗能侵而敗也歲月積久之無攤露也雖有滄桑之變或夷為平土犁為污田而泉下之骨尚無恙也淺葬者悉反是且亦以無水智者宜何擇

焉盖木性理深土則堅久露淺土則速敗此理人人知之夫棺既朽敗而棺以内者尚可問乎仁人君子不大寒心於此而顧惟水之憂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極妙

六字葬法

葬法有六要曰時曰近曰合曰深曰實曰儉時不出三月近不出鄉合謂族葬深入地至丈以外實謂棺外槨內以灰沙實築之不留罅隙儉謂不事虛文盡儉則必時合則必近深則必實總之不惑形家言爲有稽誤時代而不葬播越鄉郡而遠葬擁培穴土而高葬者故欲全六字葬法尤以痛絕葬師爲本

地脈論

徐律之所居之東園地十畝花木盛植環之以池生而樂之歿欲葬焉其子蒼舒問形家可乎曰可龍脈從何來曰從水底過以正其言於某某曰龍脈則吾未之聞若地脈固未始有間也而又奚俟其來乎地脈絕則斯花木之芸然者何所滋而榮焉今夫地之厚吾不知其幾何道里其橫亙也益不知其幾何道里起自足下以至九夸八蠻無弗連屬也於何有間四海之廣深皆載於土不能載土而謂茲溝澮之水

足以間之何異管窺蠡測之智彼愚師者又為之相池築堰以相通塞直兒子戲耳然則財成輔相之謂何曰天施地生聖人與能故為財成輔相以與民利（如歷日月與興河渠之類）而非以厲民也（貴地傷稼無過葬師）豈形家之謂哉蒙恬築長城絕地脈以殺其身茲非其驗與曰恬築長城不惟殺其身且速秦亡窮民力焉故也而致疑絕地脈乎地脈無絕續而氣亦無衰旺與曰地之氣本於天而演於水者也本於天故有升降此地之變於寒暑者然也本於天故異陰陽此地氣之限於

南朔者然也演於水故亦有衰旺故旱竭而枯洚溢
而滀近山而剛近水而柔近海而鹹近河而淡大抵
疏達者肥美壅滯者瘠鹵則民居之利疾艸木之荒
枯槁之古之人極致慎焉蓋以生物承生氣達陽之
理也於死者則不然形魄既瘞即同溝瀆善藏之而
已奚旺之能承故智者必擇不食之地而葬之幽陰
之義也

據抄

儉葬說

孟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謂不當厚於疎而反薄於親耳非傾家厚葬之謂也故又曰無財不可以為悅今藉口者輒曰貧不能葬將可曰貧不能養耶夫貧有貧之養則貧亦有貧之葬儉葬是也夫儉非薄也禮所不當為力所不能為者吾不強為焉之謂儉也子曰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雖有非之者澆俗之所為非非有道之人所謂非也何病夫葬之所須無先於椁椁且可省則自椁而

下皆具文矣於人親何與哉而飾偽破家尚塗人目
愚竊未解如僧道優伶喧閙人耳固極癡愚即廣塋
高壙如山如陵鬱然松楸被阡越陌觀則美矣於死
者曾有分豪之益否乎非惟無益且有大損壙寬必
蓄水高則易傾多植竹木則根株盤結穿壙及棺無
所不至人第習非而不察耳貧者負棺而深埋之固
可不費一文而死者之魄已安於磐石矣稍有力者
築灰棺外多不過十石費不過二三金雖錮南山之
銅莫踰其固於用雖儉而於人子之心甚安不亦善

乎若夫重寶殉葬盜賊生心又石樹表碣歷可畏羅
城周環水之所淤動費千金虛又滋害智者不爲也

棲竹

避五患論

程子謂擇葬地當避五患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勢家所奪不為耕犂所及亦未為達也自古及今雖明德之後決無子孫千百世世守不易之業其近者至不及世或僅可一二世不過數十世止矣三代惟周為久世不過三十然陵夷至幽平邠岐故土已淪夷狄文墓再世即齒于海見前和焉二陵久棄淆秦禹穴舜疑盜葬時有如程子所慮必深山絕巘則五患若皆可避而踰越險阻蕩搖道

魄亦非仁孝之所能安愚意惟深葬則勢家欲之耕犂及之與夫道路城郭皆於泉下無預獨溝渠之患不知所避蓋陵谷滄桑雖前知之聖不能逆料故溝池穿井時遇古墓惟仁人立加掩覆殘夫則喜為發視此亦運數致然非夫人之智力所能避也至若今之淺葬皆將百其患豈惟五而已耶故君子之所能為者人事也所不可知者天道也脩德以俟之明法以守之猶懼不免而苟且徇俗蹈彰明之顯戾猶規規五患之避殷勤乞靈於險愚無識之葬師吾未見

其可也

歷抄

甎灰椁解惑說

甎葬之與灰葬所爭不過虛名而利害關係甚大何故慕虛名而令死者受速朽之實禍乎甎葬零砌且有空隙而灰葬打成一具無縫之石椁堅瑕之相去遠矣疑者不過以甎貴而灰土賤甎成治而三和不離水土無使土親膚之意謂何不知甎亦土也窯人燒之而成甎今石灰本石也山人煅之而成灰更用三和法築之而還成彌堅之石無使土親膚之法無過於此而愚者猶以土親膚爲嫌是何異蠶絲已成

綾綺而守故者猶視為條桑乎誠哉夏蟲之為見也

蓋禍莫速於淺葬莫酷於中空空則畜水穴蟻兼窆覆墜淺露必不能久存二者之禍其理易見輒葬者皆將不免灰葬則實而能深千秋之計無以易此非徒惜費之謂也然事半功倍生死兩安何恔如之而久迷不悟習俗之移人至於此乎以親徇俗猶可言也以親行殆不可言也諸孫苟未忍速朽其親願以老人之言熟思之

穮妙

葬經 并圖註

郭璞葬經恠而不倫豈經也哉正使果出璞手決當火之況僞書無疑乎聖歎熄而邪言興君子反經而已矣者葬經六十有六言而詳註焉並諸圖法以告天下後世之凡為人子者

土必擇高

山為佳平陽取高土且不宜五穀即古人取不食地之意

葬必穴深

葬者藏也惟深則固淺則易致攛毀古人葬法有

入土數丈者今縱不能亦須掘下五六尺使盖板

去平土二三尺許方可

必狹而實

椁僅容棺寛而虛則水聚棺椁閒處則以灰沙實

之避水之道也

而平

謂必懸棺用明板今俗尚發圈大繆圈則棺上必

空尺許能容蟲獸且有崩墜之患而隧而進棺又

必不能深也明板無好石即用杉板板如棺厚橫
楞亙以二木加釘焉以便舉用油灰布富貴家則
用漆與棺並製較石板更輕便決宜用之
而墳
加封以識之
必近而合毋遠而分
死徙毋出鄉古人良有深意族葬有五善子孫世
世祔地盡而止勿輕相地
必求諸己毋求諸人

必不得已而另相地擇己之所有可矣地一也甲門乙地乙門甲地徒滋紛擾愚甚

勿停

士踰月天子諸侯大夫皆有月數

勿遷

古不脩墓況輕言遷乎

勿越

各相循昭穆毋相凌越

勿禁

族葬衆毋得妄生拘忌禁過葬期

穴城蓄水

墳外又築羅城反蓄水此何故也北方皆無之

𧜟木横根

松檜根直量樹以為蔭他木根横有穿壙之患

戒之戒之奚取虛文量力而舉而何傷於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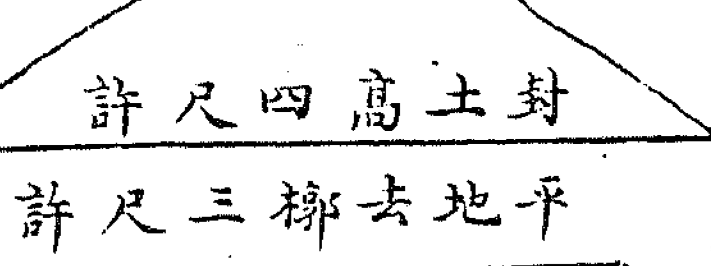
旋葬而無椁稱其財之謂禮

木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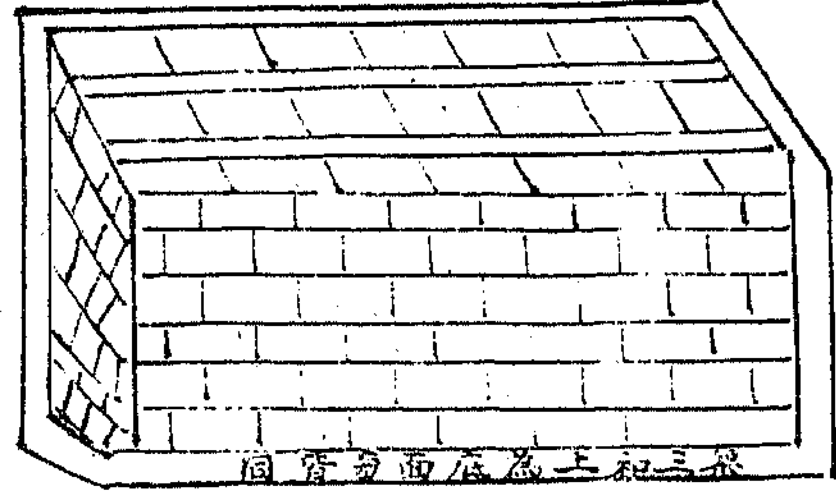
長丈濶四尺

明板用厚石獨塊者最固而不可必得然重大難舉今易木板即古人用木椁之意百年之後即有毀折然不若石板重而崩墜尤足寒心者也難易安危之故人子必能辨之

富葬圖



平地去槨三尺許



富厚有力者更築三和土為底厚不過半尺四旁築三寸可容舂杵足矣以薄則力併而固厚而瑕不若薄而堅也築面如底法棺槨間處僅容索亦以灰沙實之如外築法恔心之道盡矣若貧者且不能治槨況三和土乎三和土者灰沙各半洒以少水故謂三和

貧葬圖

孔子爲大夫葬伯魚有棺無槨況貧士乎雖子葬父不能若父葬子者可以徑情直行而力不從心先聖王勿之能强也無槨之葬尤宜入深上下四旁篩細土杵實之去灰沙不遠矣貧者以不能具灰瓶因付之一炬何其忍耶貽禍既久至愚不悟故復圖此無財不可爲悅誠足傷人子之心而深土以戢先骸猶愈于炎炎之中頃時立盡者矣

葬社啟

吾友莘墅唐灝如兄始舉葬會爐溪張考夫兄繼之而葬者甚多社事之盛無過今日有如兩兄之切實有益者乎佛墩蔡養吾兄曾倣行之而未廣也今龍山友人更欲廣三君子錫類之孝而屬確董其役確不敢何足以當之亦惟欲布唐張二子之約於諸同志而相歃守之俾確無奉行不謹之誚則惟諸君子左右扶持之力是恃非確之衰慵所能勝任也會金每位五錢米行等色不足者估贈恐力有不同畧分

上中下三等上兼之如兄弟兩人皆與者各五錢中全五錢下半二錢五分其法上中從下謂下收則上中減半發下不從中上下發中上於全者半之兼者全之故下發無加雖全與上而分發兩會則名全實半非有加也而上中有減惟過其等則同謂惟下發下中上發中上則各從本等之數此吾法之徹異層張者其餘悉如兩兄之約無所改敢先布其畧如此其詳易載約書

葬約

唐張子之約皆以五年為期於禮無踰年不葬者況五年乎會金五錢有兼有全有半量力而居之先收者不出息功先葬也過五年雖葬同社不復致金罪後葬也同社有葬先一月告社首社首告宗首宗首集同社之金先葬十日致葬家毋後事後事者罰環翠紙二刀半會一刀三罰不戒竟聽出社罰無可加故也惟貧困者不在此例或曰有先收者利於出社而故違約以激衆怒將若何曰吾社必無若人果有

之同社亦有罪焉則徑聽出社而先責之同宗同宗不能應則及同社（請先收者派償之）於貧不能全約者亦然毋可使葬者有觖望乎每歲終社首集宗首登一歲之葬數與其月日於簿而申告同宗之未葬者之毋弛葬事也此葬以提撕葬心而廣錫類故不問士民不拘貧富惟無信者雖士而富勿使入社會後有閒風欲與者推此約從事